



10810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七

宋 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立評定

宗人李春煦暉如輯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一

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祗備謁款宗廟而未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羣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



欲爲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山，而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聖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審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竊以爲未然。如左右大臣審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亂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御位之物，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狄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二

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爲我有矣。請爲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隣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譚起，殺害官

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  
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  
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  
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  
比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  
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臣愚竊以爲過矣夫利在  
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  
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  
幸江湖之濱其闊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  
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三

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閑  
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忠所據  
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可以脩車駕之時巡夫鄧  
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隣閬陝可以召兵北  
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  
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  
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  
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  
池濬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  
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



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主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并東有起于東南則不足以并西北此自然之勢也獨我太祖起東南而混一西北則以胡運方衰陳張諸勍敵皆在東南東南舉則移兵西北猶振籜耳此時勢不同非所論于方張之金虜也舍西北動兵建馬之地而目窺于

李忠定

公奏議

卷之七

四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修葺未備未可保守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

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皋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勦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旣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五

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勦敵其寔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取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旣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譙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口



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旣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早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瘳，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堅戴宋之心，借使賊敗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爲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爲群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六

鍾伯敬史懷論項羽鴻溝曹操官渡之事余深歎服以爲千古用兵不易之論也不知寔本于此此書天下不察見伯敬從何處得之豈英雄所見畧同耶抑公之精誠不容泯沒其文字或散見于人簡伯敬得之爲枕中之秘耶

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最爲當時對病之藥尤爲開吾庸臣意中所最苦難之事宜其格格難入也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  
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  
多用度浸廣于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  
和買均糴無錢可敷至于宣和之間有應奉湏索之  
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  
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  
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  
無寔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  
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七

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爲盜賊而天下之勢  
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  
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于是常  
賦之外加數以取于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于納  
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賦吏又因  
緣爲姦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  
勸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  
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  
輒取犯者重寘于法則民被寔惠而有更生之望矣  
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寔中都



今京畿屯兵無徃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與  
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  
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  
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夫民猶魚也  
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汲而至于  
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于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  
之於陂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  
政審能行之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  
合聖慈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八

臣聞摘山煮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  
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  
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寔其後悉歸於御  
府以爲玩好宴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  
勢搶攘如此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難方多  
有犒師養兵修繕戎器之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  
勢固未能盡損以與州縣然崇尚儉素因陋就簡內  
之掖廷用度甚渺外之官吏廩祿裁減亦微凡前日  
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中  
都爲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鹽之

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絳州縣之急又足以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稿澤肥瘠通爲一體然後可爲况艱難之際寔賴州縣協濟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合聖意乞降旨申書省措置施行不可變通也如合聖意乞降旨申書省措置施行

無不乞割制官田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爲鄉遂之民有事則爭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九

爲軍旅之士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爲精兵有所不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做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寔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爲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爲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



所謂戶絕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制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爲義勇軍給地與之州縣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數十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省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其書而結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爲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

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爲得策而朝廷不以爲然今河北河東之地旣爲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差

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

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  
憂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  
皆可倣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奏又曰  
此時兩河爲金人所嚙岌岌乎及陝西矣朝  
廷不籍而用之必爲金人所有時勢宜然否  
則戶驅人以爲兵惡在其不擾民也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爲  
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混淆然後天下  
可爲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  
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一

圖同事業雖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  
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  
義忘利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  
未嘗不至于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  
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于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  
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爲得計於國事恬  
不知卹非不知卹也以謂必不至于危亡而不知卹  
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旣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  
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爲身謀不顧社  
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于頸而後知蓋亦晚



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  
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于已而不利于人則爲  
之害於國而不害于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然而  
害于國則亦害于家不利于人則亦不利于已是以  
自古小人之敗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  
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爲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  
子而退小人哉萃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  
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  
故也行遵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  
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爲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  
爲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  
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  
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  
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  
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  
中興之功哉陛下旣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于君  
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二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嘗具誠懇于肩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濶深

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

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蠢  
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于  
湖之濱任以揆宰之職人言紛至睿斷不疑特達之  
鉅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畢  
心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銷弭內  
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奉事左右致  
大乎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  
素拙稟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疎則  
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勢冒處寵榮之先趣  
既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  
艱難虛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孔子有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  
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  
所不可則臣豈敢虛負寵榮久妨賢路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官觀差  
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  
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三

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此漢太  
公之所以不請而自歸我英宗之所以不請  
而自至也不能自強而徒朝折夕請真虎負  
之憐已得乎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三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  
一在外官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答不允者冒  
忱辭祈歸政柄曲須溫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  
敢避再三之漬恩深志激言出涕零謝臣聞明主用  
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  
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  
取冒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褻淺之學不  
足以揆事誤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百爲冀荅丘山  
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愛莫助之慨其嘆矣  
經畧遠圖則以爲迂濶廷爭大議則以爲擅專屢嘗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四  
借筋而謀寔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  
眩之期猶敦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  
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  
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  
離明運之乾健策騏驥之逸足捐樗櫟之散材則能  
否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懇既不虛任天下之  
責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  
奉表陳乞以聞

奉表陳乞以聞

一表

呼醫而吐藥石敢匠而止斧斤二語精工痛切當倥偬戎馬間諸表駢疊乃尔故自難

乞罷第二表

臣綱言精意格天未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願明難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惓以必冀於矜從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相宰相之宅百揆無大于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爲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杜房之於唐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業薛相望高山大川蟠互交鎖風氣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修則泛濫自息藩籬固則堂奧可寧機會在一時功利收于百倍力陳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五

至計幸契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傳亮爲二帥所建議于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揔戎于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畧皆採衆論匪徇私心齋壇旣登戎車甫駕時靡旬日之久變生心腹之間樞廷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紙事同戲劇人爲嗟咨而臣備位宰司謨膺國寄旣不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復何面顏尚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聽並觀憫臣謀所當爲益專于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薄于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晚節



仰荅鴻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駢儷中有大議論大經濟且敘致自然非大手筆不能

乞罷第三表

臣綱言感激危辭敷陳已極春留縉禮當荷尤難豈  
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  
淚交零謝中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  
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窮竒始將天  
厭觸事齟齬似非人爲適當雲霓龍驤之秋自謂千  
石之言奉玉音有氣折夷虜之調恃眷知之有素忽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六

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爲皆成罪釁其進銳者其退速  
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毀疎人情應爾顧難得者可  
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社之安  
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  
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  
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  
退避于賢路以保全于素心大馬之戀無窮徒深踟  
踖天地之恩難報終晉糜拍謹三奉表陳乞以聞

難得者可乘之機會所惜者已定之規模曠世讀之猶增感歎而高宗不動者何耶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官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虞黷貢之嚴退卽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祗敷清資拜命若驚拊躬增厲中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廣材疎妄意功名象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盡餅不足瘳饑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慎非常之選代大匠斲已血指而汗顏躡衆俊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從五湖扁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七

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馬悲跡遠于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于魏闕

謝落職依舊官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卽明刑天地有容祗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中謝

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躡英俊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荷知特達思圖報于消埃謀已濶踈曾莫虞于機穽雖



嘗身退尚致人言顧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  
罪睿智有察覆照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  
之善地姑鑄秘職尚領真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  
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危本  
緣愚直特曲憲章之峻俾靈餼廩之餘臣敢不循省  
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  
但頌葵藿之志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  
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疾連年走江湖者萬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七

十八

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

謝伏念

臣學不足以爲己而

欲推之以爲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  
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躋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  
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  
遠從于譴斥乃曲荷于保全迨此例遷猶得善地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爲燭所寶者慈憐其孤危之  
踪處之深僻之所尚切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  
知恩洗心念咎情同鳥雀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  
坤肯慕湘纍之猶介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八

明宗院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瞻如輯

宋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綱玄評定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

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致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

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

藿之志遠迂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祗佩寵光彌增感

涕臣綱謝伏念臣一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一

遇念終始之保全辯醜詆于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

于蛟鱓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迨茲舛舛

終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頒異數昭示春秋滌煩以

比苑之靈茅捐疾以尚方之妙劑寶奩深貯溫詔誣

敷穆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疴之去體夫何孤陋有

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

生明而忠邪自辯道乃久而是非自明故于起廢之

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

皇慈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茂藥石之功慰撫烝黎



俾知飢渴之解願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荆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拊循歸業之民經營控

禦措置錢糧已見利害于下

一准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荆湖南

路馬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

潭州李宏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千萬

餘人見在道州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

江潭州瀏陽界出沒作過胡元奭三千餘人見

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五千餘人見在郴連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二

界上荆湖北路楊華約一萬人雷進約八千有

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州界已上

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壤去處千百群聚又不

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

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爲用而遽欲

以恩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

荆湖宣撫司臨以重兵理當聽命訪聞馬友一

項人馬即日見在潭州視諸處頭項頗爲循理

宜先次招納稍加旌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

馬號白羶笠即日見在岳鄂潭表諸處界上屯

洎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新嘗于旗上有  
末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爲桀黠猖獗數州  
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知所懲創  
胡元奐一項已爲提刑呂祉會合殺散劉超一  
項已爲鼎州帥臣程昌禹遣兵逼逐出境未知  
所向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揚華雷進逐項賊  
火招納討定當隨宜措置律惟曹成項狡猾  
慘酷尤甚屢招孱狡所至以人爲糧靡有噍類  
卽日見已起離道州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  
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屢竄深慮乘虛遠引爲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三

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齋朝廷所降勅  
榜黃旗金字牌先去撫諭示以禍福許之自新  
如聽伏招納卽依金字牌上聖旨處分將所被  
虜及老不堪披帶人經所屬給據放散外其寔  
堪披帶出戰人結成隊伍並聽宣撫司使喚具  
首領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須撥隸諸將下隨  
材錄用不堪披帶出戰尚堪執役之人合刺充  
廂軍分隸諸州其揀選老弱不堪執役之人給  
公據放散係東北人無業可歸合就近分送州  
縣居住將天荒戶絕拋棄逃亡係官田土措置



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恤得所昔東晉朝  
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蓋流人與土  
著盜賊不同放散無所歸又須結集爲盜全藉  
州縣官用心循拊自當復爲良民伏乞朝廷更  
賜詳酌指揮其李宏一項元隸馬友今已將帶  
一行人馬擅往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  
納依舊作過卽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  
爲期如此則荆湖盜賊不踰時可定緣臣所得  
聖旨指揮令相度由廣惠前去之任因令撫定  
廣南州軍見已具奏申明若自廣南前去卽荆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四

湖事無由措置深慮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作朝廷行下付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司  
密切措置施行

一 勘會荆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初遭鍾  
相孔彥舟作過遷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宏

劉忠劉超楊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踐搔擾民不  
聊生湖南潭衡全邵道未柳桂陽湖北岳鄂鼎

澧并屬縣等例皆殘破民存者百無一二田  
土荒蕪財谷匱乏將來盜賊乎定之後若不極

意招集料理使之歸業墾闢耕鑿以望歲豐則

破殘州縣卒未就緒欲乞朝廷特降勅榜曉諭  
應歸業之民委定曾經兵火不曾種蒔去處與  
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  
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數目支給候將來成  
熟隨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起發上供錢絹銀  
等委是無從而出特與權免一次檢踏田土支  
散錢糧官吏奉行不得減裂搔擾重寘干法務  
令寔惠及民使一方曉然知朝廷德意所在契  
勘荆湖土地沃行最產穀米財物止緣累年盜  
賊失于措置遂至凋弊朝廷稍寬目前之急不  
惜賑貸之費假以歲年漸次復舊國用何患不  
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施行

李忠

定公奏議

卷之八

五

一荆湖之地綿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  
襄漢東接江淮自昔號爲上流諸葛亮謂之用  
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  
如鼎澧岳鄂連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  
形勢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  
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江西荆湖路宜撫使  
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還行在臣畫  
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乞兵不滿萬人若到本路



兼得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方及二萬之數  
分屯布俵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足伏望聖慈  
許臣候到水路相度形勢圖上方畧別行申請  
一獎勘荆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  
來養贍官吏軍馬賑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  
壁器仗之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朝廷欲  
以二廣經理荆湖固爲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  
米穀不多財用竇乏加以比年應副朝廷湏索  
尤覺困匱借使竭力剗削所有幾何今又盜賊  
未弭道路不通卒未可以那移應副近准尚書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六

省劄子許于吉州權貨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  
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耍支吾年歲間非  
于江西鄰近湖南州郡權宜應副央不能有濟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于筠袁虔吉等州應副  
米十萬石于轉運司及吉州權貨務應副銀五  
萬兩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幾不致闕誤右謹  
錄奏聞伏望勅旨

此篇不當以文字論其招撫盜賊湏鑿以重  
兵不可遽以恩意懷之深中今日流寇之病  
其分別良悍以爲招討次第及分隸強壯刺  
充廂軍放散老弱安插流人皆當今良策至  
于屯宿重兵于上流要地使四方之號令可  
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自是恢復急務且以荆

湖南比兩路編戶數千里用兵止二萬人支  
銀止六萬兩米錢止十萬石貫何壓壓也  
再乞招撫曹成奏狀

右臣挾勘昨來荆湖群盜唯曹成人數最多曹成侵  
逼嶺外唯廣州事體最重故今日招捕盜賊先後緩  
急之序臣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爲急曹成十  
萬之衆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今據廣  
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林通前項申述已侵入本路封  
連州界若便行進兵掩擊賊必開風奔衝南向不唯  
先犯廣州而廣南東西兩路州縣必皆受害臣謂經  
管曹成軍馬先須招撫爲策之善緣招安巨寇必得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七

重兵先張形勢示以國威使之畏伏若止欲懷以姑  
息之恩賊衆必不肯投戈解甲分散徒黨如此是日  
前名爲招安必貽後日之大患臣請以近事驗之昨  
趙延壽未到德安府願從陳規與撫諭官馮轡招安  
既近州城覘知德安兵數不多遂乘規出城餞轡輒  
謀驅虜規僅以身免官吏多爲延壽所得張琪自繁  
昌歷建康湖杭千有餘里必要赴呂頤浩軍前招安  
劉光世韓世忠等招之皆不聽命假道徽州不敢入  
城秋毫無犯其意可謂確矣及至祁門浮梁見王師  
古等兵衆不多遂劫盟以執師古直犯饒州賴閻臯



力戰方退復領餘黨猖狂于宜徽之間久之方定以此可見盜賊狃于野心叛服無常要當歷以重兵始免反覆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見今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項軍馬計一千三百餘人雖已具奏遵依近降聖旨踏逐軍馬道路寬遠見今阻隔卒難辦集竊恐遷延日月賊勢益張而臣誤蒙委寄之重深慮事失機會若一處帥府失守益難料理乞降睿旨從臣所乞踏逐軍馬外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又嘗奏論韓世忠忠勇有謀洽軍嚴肅可以倚任今若委世忠進發廣東以援李忠定公素議

卷之八

八

廣州使臣同共措置招撫則曹成之衆可以放散老弱揀擇強壯充兵分隸軍中指日可定緣世忠係宣撫福建江西荆湖路非得朝廷指揮恐不敢出本路界以援二廣不唯二廣州縣未甚殘破速當保全而荆湖劇賊皆視曹成以爲叛服若招撫曹成已定全得二廣則荆湖兩路盜賊或招或捕皆易爲力顧曹成桀黠擁衆數萬非世忠全軍聲勢之壯未易使之聽從臣前所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爲急者此也伏望聖慈詳酌前後奏請早降睿旨施行臣見起發建昌軍等處聽候指揮

乞依逆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令撫  
定廣東州縣又據廣東經畧安撫使林通申曹成侵  
犯賀州及懷集縣臣已恭依聖訓起發前去廣東  
措置撫定緣臣見帶軍馬止有任仕安一項計一千

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雖依  
朝廷逆降指揮踏逐入兵並未蒙差到亦無可使將  
官委是兵力單弱其曹成賊馬十萬若不就招撫爲  
岳飛等逼逐奔突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土兵刀弩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九

等可以防遏廣東將兵孱弱除廣州外其餘州郡並  
無城壁可守非得重兵豈能挫遏賊鋒保護兩路况  
臣誤蒙聖恩宣撫荆湖廣南深慮無以遠將明命宣  
暢國威使巨寇望風震服萬一與賊相遇勢當掩擊  
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以千兵而當十萬之衆  
是以一當百雖古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成功况臣  
書生不諳行陣徒以嘗備位宰相使之撫定一方今  
日職事動繫國體與戰將偏師侏倖一時之利者自  
不同科其所乞之兵未敢全望且得萬餘人分爲五  
軍粗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庶幾亦可指受將



佐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仰寬陛下南顧之憂若只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前去竊恐虛受重責伏望聖慈矜察特降睿旨早賜指揮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是迺選前去聽候回降指揮

小帖子

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內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斟量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飛上項所差兵合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稍可捍禦賊馬保全廣東乞降睿旨令差撥隨逐臣前去聽受節制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

庶幾藉其兵力諸事易爲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請乞用金字牌降下施行

既付公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又隄異兵千餘其所以體公之意謂何公所乞僅萬人便自許以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而所乞之兵又只就朝廷所遣策應岳侯者使聽公節制公所處之時何其難而公所望於朝廷者又何其易耶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

存此以見公爲邵武人也

右臣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人馬前去廣東撫定州縣今月二十五日已入邵武軍界邵武軍係臣鄉里有祖塋去城七里久不展省臣已一面措置輜重器甲爲陸行計量帶人從前去祖塋展省並不相

妨亦無分外留滯日數緣臣見統軍馬合共奏知

展墓亦頌奏知赴任經繇之路亦從中制甚矣文法之繁苛地然用兵則失律者不誅士卒逃潰者及以銀絹招集何寬嚴失體也

到湖南界首謝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充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臣已祗受告命遵稟聖訓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月十一日至衡州茶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撫楚粵之俗于遐方叨將明命觀天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一

人之文于秘殿復與清班惟寵數之過優知委任之難稱以榮爲愧感極涕零

中謝

竊以荆湖之與區寔爲

東南之重地控引川廣襟帶江淮方時承平爲一都

會屬夷狄之侮擾致盜賊之內訌郡邑凋殘姦吏因

而漁獵田疇荒蕪遺民誰與拊循宜得信臣往膺重

寄如臣者崎嶇可笑結約亡裔徒自信其孤忠曾莫

著于微效三朝遭遇濫叨出將入相之名七載飄零

初無防患周身之術憶昨歸從海上退處閩中疾病

交攻但有餌藥持危之志血氣傷耗敢懷據鞍矍鑠

之心豈謂皇恩不遺舊物付以分關之重任加以禁



殿之隆名中使來臨載傳溫詔匪頒下逮抵沐湛恩  
不容一再以懇辭乃爾龜勉以就職安國久廢豈死  
灰復然之敢期文淵慨懷必馬革裹尸而後已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御極體道應時明原青以定是  
非本何心于用舍脩政事而攘戎夷蓋有意于翕張  
致茲憂患之餘亦荷甄收之賜臣敢不激昂素志澡  
滌前非撫凋瘵以牧善良宜威靈而戢姦宄承流宣  
化遠希循吏之風禦侮折衝更勵虎臣之節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准樞密院劄子近據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二

撫使司奏潭州申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擅置刑獄  
枷栲州縣官僚分遣衙兵肆行劫掠殺害良善無所  
不至又遣本軍官遍權屬縣強取錢糧凌逼知通跋  
扈恣橫及遣牙兵下村收捉百姓蔣暹等剗刷金銀  
每二十人爲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  
抗拒王師承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統制軍馬李宏  
公文承馬友勾請前來會合收捉劉忠旣到潭州卽  
無遣兵收劉忠之意言語大段不順宏不敢依從于  
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除已鈐東軍  
兵不令搔擾曉示居民安業外奏聞事六月二十六

日奉聖旨李宏誠心體國勦除叛逆備見忠義可令  
學士院降勅書獎諭其馬友軍衆令樞密院給降勅  
榜撫諭差使臣齎送前去仍仰孟庾韓世忠措置撫  
存將湖南江淮百姓放令歸業外將帶堪出戰人馬  
隨軍使喚劉送臣照會臣竊見拱衛大夫成州團練  
使馬友與李宏皆北來盜賊犯湖南占州縣內馬友  
以嘗殺敗孔彥舟已蒙朝廷勅命除湖南路副總管  
在潭州駐劄一年有餘雖脅制官吏搔擾百姓拮聚  
錢糧贍養徒衆不無過惡然寔未見有背負朝廷之  
迹李宏陰圖殺害并誅將佐王成等十數人却稱馬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三

友常有不順之語不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  
已將馬友處置訖既無證佐事理難明設使馬友有  
不順言語及諸般過惡返則有福建等路宣撫司見  
在吉州遠則有朝廷皆可申陳聽候指揮豈可擅行  
誅戮如殺一副總管以言語他故加之則以次將領  
凡欲戕害將帥者何所不可方今朝廷欲振起中興  
之業正當分別是非明辨曲直使號令所及群盜心  
服自然不勞兵革可以底定今馬友下潰散軍兵數  
萬爲群散漫江湖間擄掠作過雖加招撫徃徃以此  
爲言未肯聽從今來李宏已隨韓世忠軍中前去伏



聖慈特降睿旨將李宏特正典刑庶幾四方盜賊  
見朝廷紀綱旣正漸次率服

小帖字

臣契勘李宏旣殺馬友之後恣其徒黨盜取官司  
倉庫金銀錢米爲之一空官吏居民盡遭劫掠類  
皆裸露其所得財物盡于岸下用舟船裝載意欲  
遁去適值韓世忠前軍統制解元到來盡皆拘攔  
入城又遣入兵奪門欲出爲解元殺敗數百人事  
方稍定顯見李宏圖殺馬友本非激于忠義若不  
正典刑深慮爲盜賊所窺上累國體不細臣素愚  
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四

直輒敢干冒天威妄有陳述伏乞聖察

馬友雖曾爲盜賊然有敗孔彥舟之功旣已  
蒙朝命爲副總管矣倘其下殺一副總管便  
代其位則何以號令三軍故必誅李宏而後  
紀綱正盜賊服矣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鹽地分計置煎

鹽奏狀

右臣累具奏聞乞于江西路隣州撥米五萬石錢十  
萬貫應副本路支用至今未蒙旨降指揮蓋緣本路  
連年爲盜賊蹂踐州縣類皆殘破百姓屢經科湏物  
支匱乏難以再行敷配深慮目前闕乏無以贍給軍  
兵招捕盜賊及到本路官私空匱皆如所料雖多方

擘畫應副支遣別無可以措置理財足用之術喋喋  
仰煩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逐一指準應副竊見  
廣西逐年煎造海鹽元額都計二千一百萬斤近年  
以來失於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餘皆是失陷  
之數湖南北路見今通行贛東鈔鹽商賈入納搬運  
數目不多遂致關食寡廉價例日漸增長厚利悉歸  
商賈民間日食貴鹽是令私販公然行往寔難禁止  
欲乞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  
西出產海鹽地分許置煎鹽于二千一百萬斤十分  
數內只乞二分之二數計四百二十萬斤本司自備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五

船脚力般運前來本路出賣燕幾鹽價稍平民不報  
食贏餘之數可以贍養軍兵不致仰煩朝廷應副如  
朝廷以爲有侵權貨務之利卽乞依廣東鈔鹽體例  
于權貨務入納鈔兩錢卽于鹽法並不相妨委是利  
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廣西未聞有海鹽也故存以備考且以見公  
排畫兵食之難也

官祠謝表

臣綱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勅差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奉詔令于侯藩愧  
無善狀修香火于琳館叨沐寬恩感懼交深涕泗橫



集謝中伏念臣衰遲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于丘壑之

間使收功于桑榆之日蕩懷群盜循撫疲民黽勉百  
爲篋著消埃之效積累多釁終煩搏擊之才荷聖度  
之包荒曠皇明而燭隱衆毀銷骨雖貽板朽之嗟太  
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閭之重寄還真祠之舊  
游有覲面顏尚叨廩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天錫  
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湯克  
寬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凜雪前非激昂  
晚節遙瞻軒陛雖無望雲祝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勵

艾君憂國之志

守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六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九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臨如韓  
鈞陽戴國士楊士較

陳捍禦賊馬奏狀

紹興四年上

宗裔李嗣玄評定

臣竊以偽齊劉豫以馳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強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遙度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前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檝批亢恃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于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旣班師屯于武昌僞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倘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爲



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頴昌以臨畿甸電  
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日  
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  
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  
甚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鑿輿駐  
蹕江上勢湏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燮及湖南北  
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  
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  
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  
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

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  
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  
則臣恐車駕旣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  
卒伍有潰散標掠之勢士氣旣索人心不固控扼一  
失其守賊則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  
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  
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  
南渡利在侵掠旣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  
師朝廷因得牧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  
在當時爲退避之計則可今爲是役者僞齊也使之

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鷓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况僞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閩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于我昔苻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九三

國家多事之秋旣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勒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己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口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

此公罷荆湖宣撫退居長樂時所上也忠義激發千古如見非特誠私不忘而已

### 獎諭詔書

一勅李綱所奏三策捍禦賊馬事勢具悉朕以豫賊  
一遣謀攻稱兵而內嚮金戎助逆共舉衆以來侵軼  
載靡容臣民共憤廼親乘于戎輅用戡定于逸鴻



卿忠貫神明慮先著蔡料敵于千里之外制勝于  
三策之間既攬囊封備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  
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王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  
天下而以安危自任忱恂所屬嘉歎不忘故茲獎  
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所陳三策捍禦賊馬事特降  
詔著獎諭者囊封上奏肩陳千慮之愚衷函詔俯頒  
光奉十行之細札粲若日星之麗寵踰袞繡之華祇  
荷恩私深深感涕謝竊以逆臣于紀肆其蛇豕之心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四

黠虜怙強借以虎狼之勢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  
夾策以親征諸將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  
明明廟謨宜天聲之大振軍聲王旅將賊黨之盡殲  
而臣夙荷眷勤嘗陪機政抱衿負罪雖遠跡江海之  
濱憂國愛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天步艱難之日乃  
淵秉開納之秋收輸老馬之知少贊寶龜之用顧借  
筋以靡及慙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真斧鉞之戮  
虎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褒拜賜甚優以榮爲懼此益  
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啓于中興  
必削平于大惡欲恢遠畧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

曲悼簪屨之舊致茲誤寵驟及匪才臣敢不仰體睿  
慈益堅素節謀或可績儻著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  
願繼塵乙夜之覽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勅李綱此以逆臣囂亂天常陰導狄人提兵  
南嚮朕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  
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虜勢旣  
屈潛師遯逃念茲却敵之物圖爲善後之計卿以  
舊弼乃心正家必能爲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  
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悉條具來上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五

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  
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  
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詢問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  
上臣已遵稟睿諭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  
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

恩輝所逮報稱爲難

中謝

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

吉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詢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群  
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



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  
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龔羌戎肆  
于却敵之物圖爲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  
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諗訛當世之務如親  
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  
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才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  
慮濶踈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窺啓寡聞之陋亦  
與詢謀採擇之間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  
囊之奏冀塵乙夜之觀鸞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

踈通知體豈效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六

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  
啓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嶽深崇豈  
賴涓埃之助日月清照常傾葵藿之心

以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紹興五年上時公選  
居長樂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遐遁令臣深思熟  
講凡今攻戰之利守脩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畧條  
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于近司察臣  
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  
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濶踈智  
識淺短荷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狂瞽

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  
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傲擾淮甯其意蓋  
料朝廷弱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  
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  
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謀宏遠  
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  
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遠遁爲可喜  
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  
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于腥羶爲可恥  
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七

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  
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  
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旣退當遂用兵爲  
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碁先當自生乃可  
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能倖此非制勝之術也  
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  
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  
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倘不先爲  
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  
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



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旣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偏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八

以圖敵謂宜于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于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右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

初朝廷應副錢糧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  
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  
給之徐叢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  
援稍能首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  
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  
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要郡上連下接自  
爲防守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擢重兵  
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  
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友此  
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九

費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于江南亦仰給于朝廷  
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  
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  
之宜莫本于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  
當分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  
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  
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  
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  
都以戢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  
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擇將



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  
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  
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  
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  
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  
極若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  
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  
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  
以弱爲強取威定亂于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蒙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

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于  
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  
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  
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溷國樞迫偏霸所據非  
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  
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  
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  
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于建炎初乞議

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  
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

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  
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  
來車駕所過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  
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  
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  
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  
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緩懷之畧則臣願先爲自  
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  
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于黠虜之勢爲所驅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一

迫陷于塗炭故捨一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  
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  
雖困於重歛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荆襄  
藩籬旣成壤地相接甲兵旣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  
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爲內應如京東郡縣者  
宜命諸帥優加招徠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  
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就不感悅朝廷近者  
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  
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爲自治自疆之計使陷溺  
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畧所當先



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千載一時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二

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寔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于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

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  
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畧忽有擾攘之  
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  
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于國家陛下亦安取此  
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  
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  
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  
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  
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  
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三

天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  
存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邊擊盡蠲醜  
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  
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  
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僮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  
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  
于奔命哉是宜明詔于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  
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  
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棋之  
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棋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



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  
乏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  
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旣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  
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  
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  
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  
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謂始于勤勞終  
于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  
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  
退而至于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四

至于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  
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  
險此尤不可者惟當于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  
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時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  
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  
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  
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  
理邗鮮復遣使豈不以罅隙旣深終無講好修睦之  
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  
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于僭僞之

國而自取辱無補于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因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佻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倖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五

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吐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點近有僭僞之逆臣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旣明賞罰必當自



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強虜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  
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  
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  
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  
亂之主屢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爲  
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  
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  
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  
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于衆以圖任遂能捍  
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六

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  
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  
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  
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  
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于欲恢復天下者乎魏  
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  
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  
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  
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爲避不足建興邦之大  
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

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于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共治至于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之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七

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于自進耻于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于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爲能悉小人之情僞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于昭帝房喬所以見信于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闕廢于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于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



備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于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于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八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寔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寔明寔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寔微寔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

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  
嫉之指爲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  
家寬仁祗從竄逐其士風迺相倣倣顛倒是非變亂  
自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  
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  
祐群臣之忠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  
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寔  
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  
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寔惟欲傷人  
大罾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諭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九

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于閩陝浚雖  
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  
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  
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  
清光于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  
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  
之者則何以自雪于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  
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  
于大故亦須覈寔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  
從輕典使言而無寔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



善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庶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寔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寔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自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十

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皆定于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

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  
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  
下德意而奉行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搔擾勿太  
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  
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  
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  
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于骨髓  
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  
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  
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寔一致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一

人之所爲仰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寔  
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穠藂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  
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  
人不天不成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于後自然之符  
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  
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  
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  
璧之捷而馮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  
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  
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



者而以其成功歸之于天孟子曰君子創業稱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官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于王者如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于災害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二

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實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然也比年以來變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切切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寔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于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寔臣將見百

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  
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  
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  
以固其疆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  
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  
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  
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  
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  
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  
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三

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  
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  
彛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  
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  
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  
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  
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  
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  
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  
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



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  
稷下之美詠于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  
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  
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  
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祚  
虛席以待春遇之禮邁于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  
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  
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  
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四

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  
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  
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在  
替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  
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  
于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  
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  
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  
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  
今得奉明問德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寔天下之幸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五

高宗之安於和議而不思報復者其氣奪固也而其最受病處尤在志足其志足者何也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人臣耳今雖稱臣金然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于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倖而一捷益沾沾矣志益盈氣益索矣忠定深有見于此故未論其所以攻戰守備措置發憤之畧而先奪其可喜可賀者而激其可憤可耻可虞者益欲高宗志先定于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則事無不成之理也惟其志不定則藩籬可以不成中原可以不復志愛君于是自南都退而至維揚自維揚退而至江浙未已也即明州汎海而不以為勞于是衿袞于仇讐之产假道于僭逆之臣未已也即受其詔諭江南之名而不以為晚此豈其心人後信不知耻者哉彼固謂竊窬側席有乏材之歎不知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如忠定者又困于讒邪耻于自明無因而復進此忠定所謂中興用兵止是一事其要在明賞罰別是非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而後強声不足畏逆臣不足憂嗚呼其可謂知言也已公每奏惓惓以不失機會為言機會失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自靖康顛覆以來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時耳有將相如忠定武穆可以恢復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坐失機會自取陵夷嗚呼此元美氏之所以深惡痛恨于高宗也



